文集

虛白堂集

六

虛白堂文集卷之一

男 世昌 編輯

賦

石假山賦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籧廬六合爲帲幪烟雲爲氣候江海爲襟胸風籟刁膠即我之絲桐花鳥忻悅即我之隷僮運奇巧於心匠劉山骨之磷碏忽異境之來設迷不知其西東其爲形也巑岏崱屴截嶭嶜嵷崔嶤[illegible]崿陁靡穹窿或盤或紆或横或縱或纍階阤

或揖劍鋒或揭甑豆或陳簋樅或翺翔雕準或拏攫虎熊或若昂首之鳥或若蠆尾之虫或若峨冠之傾或若袪袖之縫或若跟肘之露或若鬌髮之鬆或若篆籀之錯或若龜墨之烘背若相詬聚若相攻塞若相隔亘若相通拱若相揖俯若相逢鷙若跨騄耳之騪突若彎烏號之弓不憑五丁而闢九折之坂不賴神禹而成疏鑿之功巋然出衆者父母之崇環衛輔佐者衆雛之恭沉沉虛牝濯濯芙蓉谽閜爲谷迴繚爲墉紋以班駮間以青紅紛敷馥郁棽欝蒨葱曰升

炳爗月出玲瓏霜摧愈厲雨洗更濃晴烟冉冉籠帶半腹依俙雲氣隨飛龍羣飛翯翯來去尋芳彷徘鸛鶴棲喬松茫洋出塵之表窮寵希世之蹤大抵高低遠近鉅細靃繹其狀似不同而無不同客有詰先生者曰儂聞華藻推大樸之美芻豢害至味之供碔砆衒彩於瑠璃荃蕙混臭於蘭叢今日所覩使人恍惚盲聾不知陰陽之造化如小兒嬉戲而示人以豐耶抑不知風雨之夕夔魖魍魎偷天盜月斧劓斲而磨礱之耶是何奇奇怪怪詭變化而驚愚蒙先生曰不

然自其少者而言之則肝膽不爲我有自其大者而
言之則天地亦不我容千里起於咫尺而漸遠萬物
出於毫忽而無窮彼隱轔相屬者太行王屋之重崪
嵂孤撑者天柱祝融之峯浸浮而瀉者龍門灩澦之
衝泓澄而畜者洞庭雲夢之濠遾巉陡絶俯挹灘瀨
者大别小别之勝赤壁浯溪之雄由是觀之拳石爲
岱嶽之宗勺水爲河海之洪芥舟回瀠即龍驤萬斛
之駕長風鯿鮿撥刺即穹鯨巨鰲之掀天空然則孰
假孰眞何去何從拙不必拙工不必工詐非其詐忠

非其忠悶〻昏昏兮非春明明察察兮非聰人有窮
達道有存隆得何欣欣失何忡〻固當逍遙放浪心
會神融着脅鞭笞鸞鳳馭汗漫而超鴻濛何必在廣
寒之府瑤池之宮又何必躡屐披榛而往来憧〻昔
子虛子從亡是公賦上林之勝而媚武陵之翁彼當
時齊誇楚詑者不啻吞八九於胸中今則雲山曖翠
千萬狀坐卧相對乎房櫳樂吾樂兮不鼓鍾之鼓鍾
嗟乎紆青拖紫奔走於紅塵者擾擾如醯甕之蠛蠓
客乃睢盱踧踖屏氣曲躬坐同攄梧起偕携笻固將

邃外聲利脫畧萬事而相與之終始

涸轍鮒賦

客有蒿逍遥之遊歙衛氣之機俛仰宇宙跌宕襟期偶見轍中之鮒横於中逵魚乃擡首喣喁直視瞠眙而言曰嗟乎遲子之來久矣性本冥頑命舛數奇離羣絶類困阨于兹蹄涔不足以有容涎沫不足以爲滋風沙莽其眯目炎景爍兮曝肌口欲擧而不擧尾頻掉而益疲初蜿蟺而自肆卒蹭蹬而愈危攣跼無力堪踔難支乃焦乃涸竟就枯萎井蛙猶以自大泥

鰍得以相欺望西江兮莫及悲無人兮轉移瀆於死而莫之悟哀性命兮如縣有時扼腕思想舊池洪纖鱗族朋遊羣嬉含頷唼藻咸得其宜予獨何辜而至於斯今子救我於升斗之水放我於淸冷之波則悠揚撇刺奮迅逶迤磨腮拂鱗鼓鬣揚鬐或潛在潭或躍綠崖三江五湖任其所之乘輕潮而上下排雪浪而追隨侶鮫鱷而藉力飽蝦蛭以療飢沕潏淵以遵晦縱大壑而發施勢將噴雲泄霧變化容姿登千尺之龍門期斷尾以高馳蘇三春之旱霓救萬姓之瘡

痍子將有意於拯救之乎庚將得免於枯魚之肆賴
造化以爲儀容乃莞爾而答曰天地之間品彙紛滋
吉凶纍戾榮辱參差物各有遇遇各有時得何爲喜
失何爲悲吹嘘轉捩非我所爲於是客卒無語魚亦
噫嘻望天門之咫尺懸潤澤之下施

踰大嶺賦

余幼好玆奇覽方曠神情以冥搜境無幽而不討兮
身何遠而不遊闡東溟之奧區兮有蓬島與瀛洲承
后皇之懋眷兮徇原隰而咨諏攬余輿而東邁兮山

川鬱乎相繚曰其中之有嶺兮薄雲漢而夌斗牛根
盤盤其幾百里兮巋然鎮乎遐之陬路羊腸其曲折
兮若騰空之飛蚪青泥不足以踰其險兮劒閣邈難
與儔馬蜷曲而不行兮人喘汗而屢休樹千尺之蒼
蒨兮覆虛牝而陰幽日晻晻而易匿兮雲憑憑而上
浮倚樓鶻之危杪兮俯百丈之深湫幽泉咽乎冰下
兮如戛擊之鳴球顧奇觀勝槩之不一兮意浩蕩而
難收時矯首而遠望兮渺滄海之悠悠執將排風而
遠馭兮仍羽人於丹丘芝車雲蓋不可得而遇兮隱

夲心之如妯吾令鳳鳥飛騰兮弌宓妃而爲逑靈脩浩蕩而莫之察兮女嬃又不我諆既凡塵之永隔兮余何獨壹鬱而無㦖酬弧矢之壯志兮任天命而不憂亦神仙於渺茫兮亦前脩之所尤不務近而騖遠兮吾固知納鑿之難伴老冉冉其將至兮徒側側令焉求欣援筆而作賦庶幾慕逍遥於壯周

萬景臺觀海濤賦

海於大地其大無匹水之爲物性本柔逸孰主張於中間奄奔崩而泛濫眞爲形也粼粼泚泚滔滔汨汨

瀏濫潛沲澎湃蕩潏非喜而躍非怒而拂非憂而怛
非懼而怵非寒而慄非熱而沸胡然而騰亦胡然而
設莅〻大洋之面中流不動而與天爲一忽見長風
奮起溗嵯峨萬丈之銀闕細徨瞬息之際而如山之
摧如人之蹶紛紜滿空之白雪次第驅擁而秩〻觸
千尺之機而振鷺飛冒乎崔崒飄揚散落而流下兮
百道懸瀑洴瀉乎巖穴小珠大珠聯絡而頹碎兮瑰
奇珍寶盡搜乎鮫窟因氣乘陵而遠逝兮衍平臯之
四出倏收斂而還退兮晴沙淨瀞而不雜乎泥淈搖

蕩乎亂石之間兮盤盓瀰澔而其勢莫奪千匯萬匝
而不已兮急於箭而疾於馹喧豗震薄而洶湧兮電
礮裂而雷怳惚包乾括坤滔星浴日長鯨掀鬣而鏖
戰兮金鰲昂首而搪揬馮夷縱靶而陽侯弭節兮百
靈慘戚而神鬼隳突非精衛之寃所能塞非錢王之
箭所能遏萬折何從而歸尾閭何自而泄如馬陵孫
龐之相迫列炬燭路而萬弩俱發又如昆陽之戰大
雨建瓴而虎豹股慄雄威壯勢孰得而比肩兮所見
甚大而眼界彌豁吾聞登太山而小天下兮見聖人

所立卓爾而人莫測其瞻忽觀於海而難爲水方見
大賢心志之發越河伯屈於海若莊叟亦有此奇說
彼匏繫於一方固達人之所不屑觀舞劒者尚有傳
巧於神筆况於此而有得其何不達大無外而小無
内是道體之本末若能窮其源而深入用之無盡而
酌之不竭夫然後浸潛漸漬可以升七十子之堂而
入夫子之室

遊三日浦賦

撫輞川之圖者不如摩詰之遊讀桃源之記者不如

漁舟之過盖書畫能使人想其舊跡不能使人鼓其真趣而覩山川面目者始可免簏中兎耳余嘗陋匏爪之繫懷弧矢之志攬茫轡遵海澨招招黃帽遊於三日之浦羣峯黛愁湖水秋浮翠羽回翔錦鱗游泳於是仰跖蘚石俯臨清鏡撫六子之丹書發雲端之孤詠顧謂客曰彼巃嵸贔屭者出自長白延袤南蟠千奇萬狀作一頭風嶽而其糠粃猶能陶鑄三十六仙山也神區勝景擅名今昔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以其地隣東海之濱委棄荒遐之壤貴家之繡幰不來

金門之珠履不徒竊□千載誰協眞賞幸以稼亭齋
東遊之記謹齋著尾注之詩然所觀者不過輒粗一
面所遊者只是滄海之渭鄭關匹馬踽踽獨行佳篇
美什誰與酬賡況當其時天步艱難荒歲騷屑雖有
山川無儷之景而不能償一己之悒鬱也今吾與子
逢千一之休明致邦家之嘉靖民物無虞烽燧絕警
諮諏乎皇華之原隰熙茇乎召伯之甘棠領山川而
歛歙吐光景而歆揚嶺東西二十六邑之境盡落吾
掌握無境不探無詩不錄是亦旅羈中之一樂也彼

述郎永郎之荒誕不經非吾儒之所可揩式也噫四仙而後有稼亭謹齋兩公之後遊者幾儕皆泯滅而無餘則今日之神奇亦當臭腐而爲枯骸矣惟山與水萬古如一彼嶙峋者如彼而未嘗滅淵泓者如此而未嘗渴自其未嘗渴滅者而言之則吾亦天地間之一物身雖沒而名不設自其渴滅者而言之則吾豈能與天地等埒是身之微如草露之易泄悲夫客曰不然折楊之音不入於黃鍾之室刳胎之說不雜於熊羆之祥當太平之時而所賞者行樂耳何苦茹

悵而悲傷得無與泣牛山者類歎於是相視一笑引
滿促膝醉歌嗚嗚興酣耳熱不知舟中之有明月也

駐蹕山賦

按大明一統志山在遼東西南十五里許
連海州衛界山頂平石之上有指掌之狀
泉出其中挹之不渴晉司馬懿圍公孫淵
於襄平有星從首山墜城東南唐太宗征
高麗嘗駐蹕其巔勒石紀功因改駐蹕山
云歲乙巳余奉 王命朝京師道經山下

懐想古昔遂用洪武韻賦之

遡遼城而西邁兮望首山之孤峯埶騰騫而斗起兮羌偃蹇而龍嵸接河流之控帶兮鎮鶴野之鴻濛嵒石盤盤其如掌兮沸檻泉之飛漾昔典午氏之擁兵兮圍公孫於襄平之墉燦星氣之夜動兮若跨漢之長虹紛歷代之割據兮輿圖出入乎華戎當貞觀之盛際兮蔚風虎而雲龍混車書於萬國兮俯六合而豪雄蓋蘇氏之肆凶兮罪大極而難容亂髯奮而若戟兮赫斯怒而徂攻儼師旅之桓桓兮竟如羆熊而如

態包巫閭而右折兮金鼓震撼乎山之東親負玉石
親塞河潒千條狼狽萬指倥傯弭清蹕而戾止兮登
山冢之穹窿貔貅紛兮布野旌旗譪兮蔽空坐進退
乎六師兮散白羽之清風覘青丘彈丸之片地兮固
已在乎目中矧正命而言順兮孰有犯乎吾鋒曾不
圖蚍蜉之撼樹兮傷枝葉而痒躬忽玄花之掩翳兮
竟頓轡而迷蹤縱得遼而獲將兮悔噬臍乎厥終歎
諫疏之無人兮益思慕乎鄭公僅拓境而復壃兮匪
王者之奇功鐫山骨而紀事兮欲誇耀於無窮曰所

駐而命名兮名愈大而愈隆嗚呼櫛風沐雨何如細
氈廣厦之宮戎車萬乘何如干羽文德之雍顒霸氣
之猶蓄兮欲一洩而蕩胸未免貽譏笑於後人兮撫
青史而懷々於赫皇明千載罕逢無爲而聲教遠覽
不戰而梯航自通雖我邦之僻遠兮亦執壤而處恭
乘使軺而過此者孰不仰高山而想唐宗慨往事之
如彼悱余心兮有忡歌曰昔帝駐蹕培塿與同十焉
駐蹕高朗顯融唐師徂東揮霍橫縱民雖不靖山則
貴崇聖化無外弈々渢々山雖不遺民則殷豐人加

名字山無功庸嵬然千載鎮彼遐封

華表柱賦

遼東城內舊有華表石柱人言丁令威化鶴歸來處也

瞰平郊之靄靄兮訪遼陽之古城渺華表之何許兮忽孤柱之崢嶸撫千年於玆土兮攄吊古之幽情四無人其寂寂兮落天高而月晶若有客兮東土須臞古而氣清拖玄裳之參差兮被皓服之晶熒拳瘦脚而玉潔兮聳丹頂而霞赬儼翩翩而傍砌兮粲彩彩

而飄英吐清言之嘹唳兮訴胸中之不平曰世人之
貿〻兮爲外物之所攖紛六鑿之相攘兮汨塵土而
營〻孰高蹈而遠引兮避浮雲之利名我悲世之若
是兮獨超然而遐征挾飛仙而羽化兮冲太空而揚
靈風飄〻而動袂兮雲冉冉而扶翎朝崐崘之玄圃
兮暮滄海之蓬瀛忽臨睨夫故鄉兮靄塵壒之冥冥
宛城郭之依舊兮繚雉堞而縱橫川原曠其盈視兮
人物半其彫零紛冢屋之纍〻兮荒草鞠兮墳塋止
柱頭而惆悵兮攪余心之邅驚悟塵世之易悲兮知

吾道之可行願敎余以吾術兮偕度刼而長生子何東西而靡盬兮拋馬上之流齡余乃申申而乾答兮請余言之一聽懿今世之昌盛兮扇和風於八紘民盡登於壽域兮咸熙熙於鑿耕搆清淨以爲化兮澹無爲而自寧何苦挺身而獨潔兮負千一之休明子笑我之汩沒兮我哀子之伶傳語齊諧而無階兮子無乃化鶴之娃丁者乎於是客乃告去戛然長鳴回首覛之不見其形

北征賦

鄙生伏覩明公上承 天子之命以摠我
王之誠征討文眞奏凱而還當時作詩美
之者皆文章巨擘珠璣盈軸使人讀之鼓
舞揄揚之不能已生亦不揆鄙拙謹敷陳
其事作賦一首仰呈左右

緊坡嶽之偃蹇兮上峻極于天維鍾厥美而降神兮
產賢哲而輔時惟公之子爾不羣兮逞蓋世之雄姿
既修姱而練要兮又卓犖而不羈撓不濁而愈潔兮
汪汪萬丈之波集羣智而爲囊兮般般五總之龜精

神變化若海天之無涯兮難可以蠡測而管窺躬六籍而探賾兮志專專而編帚發其言而爲文兮敷華葩之葳蕤尋擧桂於鄧林兮蹋珠履於鳳池忠誠之旣來徽兮乃補袞而扶危丹青炳煥乎麟閣兮金甌名重乎台司爕陰陽而寅亮兮熙庶績而允釐當署維大淵獻兮氛祲起於北陲彼女眞之倔强兮憑厥居之險巇肆咆哮乎上國兮構邊徼之瘡痍赫天兵之俯集兮申九伐而往治皇攬揆我 王之忠藎兮命勤王而出師 王謂卿士而登進兮曰明德乎我

辭顧惟帝命之不易兮將何欽承而勿隳衆發言而
盈庭兮皆念玆而在玆惟左相之柱石兮世忠貞而
無斁備吉甫之文武兮敦郤縠之書詩是宜當夫閫
寄兮可推轂而禮之旗旐揚乎旆〻兮四牡壯而騤
騤勇夫仡〻而超乘兮闞如熊而如羆公錦衮而緗
帽兮驂六轡而如絲儼中軍而作好兮肅將雷霆之
威心無二乎敵愾兮指蒼天而爲期壯韜鈐於胸中
兮蔟虎貔之六奇遡長風而冒積雪兮進鋪敦乎江
之湄審山谿之紆曲兮應天兵而角犄顧醜類之蟻

聚蜂屯兮可制梃而捶笞爭窠入手函阻兮窮扃穴
而取虎兕若草薙而禽獮之兮俱汛掃而無遺餘種
喙而奔避兮竄荊棘而悔不可追威稜振乎遼瀋兮
壯士塞乎嵎夷天驕褫魄而戢手兮周道望其如砥
爰執訊而獲醜兮載後車而相纍獻馘於天庭兮
皇覽之而色懌怡朕嘉　王之忠赤兮壯士助順而
驅馳錫彤弓與旅矢兮又金帛之參差公振旅而旋
師兮御稽首乎丹墀曰匪臣之功方由聖上之指揮
荷光寵之若斯兮奄泚顙而忸怩　上推功而勿與

兮實惟御之所爲膺帝命而勿替兮輔寡躬而益致
儆君臣之會合兮儼都俞而相規威名灼其遠播兮
舉天下而咸知彼戎狄之爲難兮觀振古而如斯華
夏屢被其毒兮歷代多患乎羈縻昔宣王之修攘兮
悼周室之中衰吉甫往征獫狁兮方叔又攻蠻夷叙
戎功而作詩兮爲燕饗之樂祠裴晉公之桓桓兮任
天討而心不移擒淮曲之逋寇兮整唐室之傾欹用
山斗之雄文兮紀厥功於豐碑今公之宏勳懿德兮
亦可銘於鼎彝與先春樹碣之偉績而並青史而昭

垂顧余質之樸樕兮材譾薄而無裨覩希有之盛事兮烏可已乎詠思乃作歌曰天子有命我　王敬祗王命徂征公行勿遲公功益高公心益卑上膺晉錫退備蕃私貂珥蒲座光榮門楣樂卷兩部酒列千鴟公無耽樂戰兢自持周旋規矩左右其宜乘周赤舃爲殷騎箕笙鏞治道撫輯黔黎人樂耕鑿皞皞熙熙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福履斯綏於樂百年壽考維祺

虛白堂文集卷之一

虛白堂文集卷之二

男 世昌 編輯

辭

悲吊辭

遡余馬而西邁兮憩孤竹之故園仰夷齊之高躅兮想當時之芳蓀惟夫子之爲聖兮特獨立乎乾坤兮天倫之爲重兮兄父命之是尊屣萬乘其如脫兮色斯擧而高騫卓長往而不返兮伏西山之丘原見微蕨之離離兮爰采采而充飡樂吾志而忘飢兮背周

粟之可呑周王興而墨裏兮致萬國之波奔是以暴
而易暴兮何忠義之足論慨唐虞之世遠兮永終矣
而不護念吾身其何歸兮殷社墟而雲昏寧餓死而
不顧兮又何辭而何寃乃求仁而得仁兮有宣尼之
格言凛英風之如昨兮亘萬古而長存俾後人而取
則兮頑夫廉而薄夫敦右吊夷齊
粤自賡歌之風云邈兮何世教之沉沉君視臣如土
芥兮孰相戒而規箴惟商受之昏暴兮縱一己之驕
淫旣峻宇而雕墻兮又甘酒而嗜飮寵豔妻而竊虜

兮崇廉來之孔壬罪貫盈而莫極兮火益熱而水益
深惟王子之謇謇兮懷蒲腹之忠忱慨湯緒之將殄
兮孰憂思之可任不顧少師之適周兮爲臣僕而輸
琛不顧太師之爲奴兮苦被髮而調琴願孫義之可
完兮肯括囊而佯瘖仰批鱗而不止兮寫歷歷而拔
襟既余聽之邈邈兮反見剖乎厥心嗟以仁而蹈害
兮信天道之難諶偉三仁之惻怛兮忠在古而名於
今撫遺圖而慘落兮聊作頌而悲吟 右弔比干
彼高伊何兮蒼蒼者天夫何礲此良人兮不獲自全

子車氏之三子兮若實樹之相聯何秦君之不仁兮
若驅迫而不少遁從厥父之亂命兮奄從閉乎九泉
臨其穴而惴慄兮張趦趄而莫前去白日之昭昭兮
入長夜之玄玄人百身而思贖兮孰不爲之泫然先
王作爲美法兮遺後嗣而相傳彼穆公之爲君兮亦
一代之英賢生旣詢茲黃髮兮赦三帥之罪愆豈有
臨死之日兮忽用良善以從遷知秦之不復東征兮
只霸西戎之一邊作俑者之甚不仁兮竟貽害於萬
千禩乎驪山之冢啓兮無過者之傷憐慨三良之枉

死兮徒詠思乎黃鳥之篇 右弔三良

采苓采苓兮胡爲乎首陽之高岡何昏庸之不諒兮反信巧舌之如簧惟彼黠戎兮其維豺狼生此懿美兮鎭鄰鋒鋩作厲階於邦家兮屠蝕君之肺腸祀事有序而丕承兮何遽夢乎齊姜墳地斃犬之毒手兮信情狀之易詳彼蒲棘尚能發跡而興蕭兮何太子之不自量念君父之寢處兮賴此人而樂康苟君心之得安兮豈余身之憚殃順其志而無違兮亦余心之所藏孝烝烝而難白兮忠昭昭而未彰甘鼎鑊而

不避兮付生涯於蟻牟隆新城之新語兮徒恍惚而

荒唐非徒聳當時之痛懷兮亦後人之盡傷至今千

載之下兮濩余淚之汪浪右吊申生

寒食兮春天雨雪兮霏霏風奔騰而奮怒兮想先生

之餘威惟先生之仕于晋兮盡厥職而心不違十九

年之在外兮勤奔走而執羈趙魏兮先後韓范兮曰

依君子所附兮小人所腓咸承恩而寵顯兮近日月

之光輝顧余有勞而不見錄兮曾不如寺披之賤微

彼羣龍之變化兮趨雲從而天飛獨一蛇之蹭蹬兮

徒懍恍其奚歸塊獨處乎山中兮火烈烈而四圍寧
爲槁腊而臭腐兮不願食禄而身肥嗟駢脇之太忍
兮難可與啓沃而格非縱置綿田以祀之兮無救當
時之苦飢直行而不回兮如先生者幾希撫青史而
太息兮仰景總之巍巍 右吊介子推

鬻熊之邦中圯兮芊社颺而爲灰仲雍之緒重續兮
如白日之方闢文身化爲冠帶兮緜刀變爲長材誰
能致此富強兮惟伍氏之英魁挺身逃亂兮秉志不
回助吳成霸兮雄視八垓擧彼郢鄢兮如伐條枚復

讎之志雖大兮何至鞭冢中之枯骸烏喙嘗膽而睥
睨兮宰嚭狼狠而虎猜使蓋世之勳名兮遭姦邪之
孽媒掛枯眼於東門兮見句卒之飛來忠惓惓而不
見察兮子何困乎此歟信其言之不誣兮麋鹿遊於
荒臺所賢君子之道兮能引退而遠災不能見幾而
作兮徒憤怒其何爲我望潮頭而一吊兮歎壯愧而
寓余哀 右吊伍子胥
天何佑趙兮趙孟爲侯有何罪惡兮智氏漆頭世無
聶政兮誰適與謀不義而富兮余無所求蒙國士之

厚遇兮背反面而事讐所不共於戴天兮志專專其
未休癩身呑炭兮行乞道周伏橋塗廁兮若螳蜋之
拒轍撫腰間之匕首兮獨感慨而悲謳冀萬一之獲
復兮孰知余力之不倖三踴躍而斬裾兮庶雪憤而
舒憂不忘在溝壑兮志士所由苟余誠之有缺兮寧
不有愧於前脩人情反覆兮朝臣暮仇有如先生兮
邈難與儔使後世二心之人兮咸泚顙而含羞 右吊豫讓

秦王按劍兮隘區寰從變爲橫兮六王屠𡿺巤故邦
兮小彈丸虎狼貪肉兮不忘饕輕謀淺慮兮太子丹

舞陽小竪兮何痴頑惟我荊卿兮壯心肝一言唯諾兮不辭難易水風急兮驚波瀾離歌掩泣兮雜哀彈千里西行兮入函關君門如天兮九賓班披圖奉進兮先報顏匕首忽發兮光芒寒絶袖未及兮空蹣跚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父子相屠兮召社殘府可言之兮鼻辛酸 右弔荊卿

天不可必兮天不辨其賢愚賢者擯而愚者庸兮何天道之多誣偉哉洛陽之才子兮真一代之醇儒彼治安之爲策兮實經濟之嘉謨皇攬揆余之中情兮

乃色笑之温兪蒙嘉奬而九遷兮仰潤色乎皇圖何
倿口之爲巧兮搆貝錦而爲諛使廊廟之大器兮竟
坎軻於窮途處長沙之卑濕兮傷鵩鳥之止隅紛羣
龍兮滿朝競誇詡於紫朱夫何子之博謇兮曾不如
樸樕之小夫求善價而莫售兮徒懷瑾而握瑜亦惟
子命之賤薄其於絳灌兮何誅文詞膾炙乎衆口兮
非他人之友吾所言重於金石兮爲後人之範模寔
寥鼓千載之下兮增志士之嗟吁 右弔賈誼
我生之初世道淳我生之後遭此不辰皇天之無純

命兮何嘿嘿而不仁君非其君兮臣非其臣邦國日
以殄瘁兮乃剝喪于賢人鬲豹咆哮而莫制兮盧狗
又從而猜猜炎鳳鳥而烹鸞兮躪騶虞而屠麟顛飛
走之無計兮忽罥尉之嬰身冀一網而打盡兮不遺
微物之毛鱗寧暴骨而萎絶兮不忍和光而同塵義
或有重於死兮不憚載胥而泥淪爭務尚其節義兮
意氣薄乎秋旻身雖設而磨湼兮名萬古而愈新後
世猶可追想而慨歎兮况當世之人民何靈脩之不
察兮亦時運之孔屯爲予一慟兮黯黙傷神

右吊黨錮

天胡生此巨猾兮毒浩浩而無涯作牝鷄之鳴晨兮
踐翬翟於女媧穢宸極而聚麀兮探六郎之蓮花六
尺之孤何托兮燕啄〻乎皇家五俊傑之藎臣兮咸
倜儻而偕嫮忠誠之既內激兮信中心之可嘉桓周
勃之左宥兮迎代邸之鑾車使仙李之本根兮復燁
郁而敷葩何前車之不戒兮嫪毐訪乎艾豭安知井
底之蛙兮翻作騰天之蛇非其類而不盡鋤兮蔓難
圖於萌芽增茅土之何益兮竟委骨於荒遐善何緣
而顯戮兮惡無徵而紛華何酬功之未終兮反罹罟

之我加縱蹭蹬其何懲兮亦時運之舛差使後人之
披縹帙者莫不爲予而傷嗟 右弔五王
風雨萃屋兮棟宇頹傾擣風擺海兮波瀾益驚自開
元變爲天寶兮寰宇失其昇平夫何祿兒之跋扈兮
盜弄潢池之兵神龍失水而離居兮豺狼據乎兩京
偉張許之卓犖兮藹蒲腹之忠誠控江淮之上流兮
嬰睢陽之孤城諒呼救而無聞兮恨援寡而勢輕抗
方張之寇盜兮鯁喉牙而使不得南行拜聖像而流
涕兮會羸瘁而踰盟食所愛而愈厲兮守尺寸而猶

貞寧力不足而自斃兮余何忍屈節而隳名胡老天之不助兮檻車竟赴乎虜營人固有一死兮所貴取義而舍生嗟九原之不可作兮但見雙廟之崢嶸眞荔丹與蕉黃兮孰不企千載之英聲 右吊張巡

我思白也亦仙之曹襞長庚之下垂兮鍾絶代之英豪文章之美無度兮五花生於彩毫續千篇與萬篇兮續餘韻乎風騷若長風之奮發兮鼓萬竅之呼號典金龜於市上兮醉一斛之春醪忽蒙天之促召兮亂雙眼之雲飄泉灑面而始覺兮猶餘興之陶陶作

清平之雅章兮若巨繭之抽絲動天顔之一笑兮賜
雲霞之錦袍何蒼蠅之點玉兮遂遠竄乎蓬蒿望金
鷄之不回兮掉采石之蘭橈醉愛一片之金餅兮隱
萬頃之蒼濤手弄之而不已兮奄騎鯨而遊遨抱奇
才而莫施兮恨當時魚水之難遭歎斯人之邈遠兮
所見者惟紙上之風謠 右弔李白

世有作惡以罹患兮曾不知其所爲仰懷將軍之英
傑兮諒委質之非時天地兮易位民物兮瘡痍殿宇
兮榛榆冠冕兮狐狸翠華愴其北狩兮極呼籲而難

追究九廟之失守兮悲鍾簴之已移恒枕戈而發誓兮指蒼天以爲期人皆扼腕而思奮兮義士紛以交馳庶中原之可復兮散妖氛於邊陲夫何和議之一騰兮讒口從而搆之指犬豕而使之拜兮童稚猶懷恧怩豈以堂堂之大朝兮奉繒帛而自卑姦何爲而可長兮忠何辜而見羈若中流而棄船兮着當路而縶驥夫何至於此極兮自古如斯死得其義兮余又何悲 右吊岳鄂王

爲士當盡其美爲臣當盡其忠凛忠義之不磨兮惟

有文山信國公天不助乎我宋兮蜀猪之業將終金
氣既已渫兮河洛兮蒙騎又何充斥乎西東挑蚩變
爲飛鳥兮拚大翼於長空混六合以左衽兮誰知烏
之雌雄黃屋飄飄兮何許鼠爲虎而魚爲龍保崖山
一片之地兮聚艨艟而爲宮欲收餘燼兮猶欲背城
借一而成功天之所廢不可支兮余何去而何從噫
六歌之已闋兮望南極而忡忡白日掩其無光兮丕
照余之丹衷孔成仁而孟取義兮常佩服於心胸顚
內植之已固兮甘就死而從容死有輕於鴻毛兮名

萬古而無窮至今華與夷芳敬仰高風 右弔文文山

次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桑梓故鄉何日歸狼跋尾而自苦鳧短脛而自悲貝錦城而莫遏駟舌吐而難追武耄年而悔過遽五十而知非褫鵕鸃之朝冠襲薜荔之秋衣將諏蓍而卜筭構一宇於翠微如鳥斯舉如鹿斯奔言策余馬言歸衡門山川猶昨故老無存爰取芳醪乃酌匏樽詠考槃而在澗居陋巷而希顏蝸守殼而自衛蚊棲睫而常安納清風於蓽户邀素月於松關激

冲襟而宇宙慕達士之大觀嘯烟雲而歙吸追魚鳥
而往還躬内省而自得寓至静於鯇桓歸去来兮意
浩蕩而遠遊展鯤鵬之壮圖何蜩鷽之足尤聞天籟
之夜動據枯梧而忘憂鳴鳩催我以風鴐問春光於
緑疇山乘蟍屐水弄扁舟謝逋客之俗駕甘死狐之
首丘醉踞石於林麓清濯纓於溪流知天命而自樂
葆吾身之真休已矣乎少壮榮華非昔時不如隨意
而遲留胡爲乎亡羊無所之勳名儻來寄雲路邈難
期依菟裘而偃仰循隴畝而耕耔學農圃之老術誦

南田之雅詩利肥遯而永終何必從唐生而決疑

瑞鳳辭 寄湖南使曺大虛

夫何丹穴之神雛兮鍾天地之英姿旣朱冠之翕赫兮又綵羽之參差以九苞而爲德兮以六象而爲規信王者之佳瑞兮見於書而咏於詩覽德輝而後下兮必鞱跡而須時或在俗而應律兮或巢閣而遨嬉或蹌蹌於虞廷兮或雝雝而鳴岐當春秋之險幽兮夫何德之孔衰爰縹縹而高逝兮乃增擊而去之遙千載而來下兮適 當宁之昌期御瑞圖而奉進兮

吐胸中之瓌奇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珮之陸離刷余羽於瑶圃兮步余趾於鳳之池蔭葉陰而郁郁兮青雲擁而拔拔鳴高岡之朝陽兮棲梧桐之高枝渴飮沆瀣之津兮飢餐竹實之離離聽簫韶之九成兮率百獸而來儀依日月之末光兮荷君子之深知斥招凶之訓狐兮笑爭鼠之嚇鴟鸎鵡能言而不能與之頡頏兮又何數乎附炎熱之鷁鶂忽冲霄而避征兮渺湖海之南陲前大鵬使導引兮後飛鸞使奔屬鸑鷟聞風而遨遊兮高翱翔而承旗至甄城而弭節

兮歷諸邑之名達依甘棠而憩茇兮遵原隰而詢諮

𦶟嘉卉之冬榮兮紛婀娜而葳蕤見荔丹與蕉黃兮

涵雨露而繁滋雖信美而非吾土兮亦非予之所宜

鴈翩翩而飛集兮謀稻粱而鳴悲黃雀啁啾而爭聚

兮依蓬蒿而呼飢紛總總其衆夥兮百鳥羣以來期

我思子之被惱兮諒恩斯而勤斯羽脩脩而何益兮

音嘵嘵而奚爲久汨沒於埃壒兮恐昭質之未虧歲

忽忽其云暮兮陳余心之傷悲欲寄聲於浮雲兮遇

風伯而不能持因飛鳥而致辭兮羌倏忽而難追山

川邈其難越兮言不可結而詒歌曰秋風策策草木
腓兮言念之子俾我底兮子毋久留式遄歸兮詹佇
與子步瑤墀兮

六老辭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恒兀兀以窮年非聖訓爲無所
用其心兮頤情志於簡編焚蘭膏而繼晷兮攄枯梧
而不眠志專專其靡他兮冀尚友乎前賢藪蔽虞朝
之文治兮與皐夔以周旋擬摘髭乎科斗兮攬仙桂
之芳鮮閽者倚閶闔而排余兮竟蹭蹬而莫前玄花

黯以落幷兮素髮颯以飄顛人皆狐貉之蒙茸兮余獨鶉結而履穿紛紛甲第之萬鍾兮余獨囊竭而無錢烏鳶螻蟻之不足慮兮甘丘壑之棄捐長下帷而不出兮保陋巷而怡然早知儒冠之誤身兮寧抱耒而力田端吾分而自守兮又誰咎而誰怨巫咸不可問兮吾將任吉凶於蒼天 右老儒

秋風起兮白雲飛塞草荒兮胡馬肥驕虜陵兮超沙漠將軍唾掌兮金戈揮車載兮短兵躬擐兮鐵衣令左右而驅進兮一箭穿乎重圍馘賢王與谷蠡兮奏

凱獻于彤闈卬累〻而綏若若兮衆皆慕余之光輝
何時運之舛錯兮未免蹈夫危機使騰空之逸足兮
共轅駒而馵羈旣不能拔城上之蝥弧兮先三軍而
發威又不能登燕然而勒石兮頌盛德之巍〻欲據
鞍而矍鑠兮心與事其相違髀生肉而不消兮顧櫪
心而自非吾豈不惜夫軀命兮痛名位之卑微人皆
擁旄而制閫兮吾獨困乎此歟命也吾未如之何兮
吾將任世人之嘲譏 右老將
天門高兮洞開青雲擁兮芳塵朱紫雜遝而後先兮

爛誇詡乎要津路傍拜揖之紛紜兮竄從翼乎朱輪
人皆競進而求索兮名聲著而日新何余生之菲薄
兮遭時命之孔屯黃楊厄閏而漸退兮凋斛守轍而
摧鱗昔簡兮之仕伶兮思西方之美人馮唐老於郎
署兮窮白首而傷神汲長孺之忠讜兮猶感歎乎積
薪杜少陵之後才兮猶徒步而艱辛先哲尚或如此
兮況我坎壈之纏身進呼籲而欲白兮上嘿嘿而莫
余親功名莫倖乎枘鑿兮君門邈阻乎越秦百所思
而不遂兮誰記余之忠純孤草托根乎窮崖兮使終

不得見乎陽春 右老悺

我哀商賈兮惟利是謀以利易生兮不知其尤登隴斷而左右望兮析毫毛而貪求家長金而積玉兮棄擲踰乎崇丘紛荏朝與月夕兮爭作隊而朋遊邀佳人以押坐兮日沉酗而無憂富熏天而不知足兮汨往徂乎南海之陬凌驚濤而出沒兮隨所利而移舟付性命於蛟鱷兮猶攬取而不知休天不藏其所爲兮忽利盡於難收贅力盡而不支兮形神苦而獨留反餬口而孫寓兮風霜穿乎敝裘想前日繁華之不

可尋得兮若芻狗之拋道周昔何功而榮歡兮今何
罪而憂愁自古驟富而驟驕兮畢竟頭上生戈矛右老
商

東風來兮百物春花已落兮春不在園禽上下兮弄
新吭獨坐無聊兮悲且慨自余之始加笄兮美婉孌
而多態剪霞綃而爲衣兮貫明月而爲佩人皆蕙余
之韶艷兮胡然俔天之妹援雅琴而發謳兮恍珠聯
而玉碎爭割錦而纏頭兮飛鳥依人而憐愛曾日月
之幾何兮朱顔忽以凋廢何昔日之菌桂兮今直爲

與蕭艾蒭下體而無庸兮謇誰采而誰刈我欲薰其衣裳人皆謂之糞穢我欲盛其容飾人皆謂之土塊燈花落而明滅兮風雨凄其陰晦空巷闃其無人兮亦不聞其𦙊吠安得起相如於九原兮賦長門而弭我心痗右老妓

夫何渥洼之神駿兮聳筋骨之權奇耳批竹而如削兮毛連錢而參差窮萬里而汗血兮雖造父猶難羈東馳至于瀚海兮西又躐夫崦嵫導于晉於緱嶺兮訪王母乎瑤池擅名於十二閑之中兮人皆駿我之

雄姿嵗月忽其流邁兮齒旣高而力衰駕皷車而驅迫兮勢玄黃其何之與駑駘而並首兮伏槽櫪而摧萎想舊日之遊歷兮悵奇技之難施與隷嘲哂而相侮兮背識者之嗟咨芻菽尚不可得兮每酸嘶而呼飢我告于汝兮其勿傷悲儻精神之不泯兮會變化之有時吾知爾之爲龍兮追風逐雷之可期 古老馮

瞻雲辭

瞻彼白雲兮南山峯膚寸而合兮上承其空來無期兮其去無蹤瞬息變化兮誰司其功我常樂其無心

兮相對蕩胸怡然弘景兮心與我同

採芳辭

春風開兮衆芳菲我往尋之兮水漸裳衣搴芙蓉兮中洲擷杜若兮河湄采采盈掬兮將以遺夫所思所思不來兮吹參差而心悲

虛白堂文集卷之三

男 世昌 編輯

記

翠筠軒記

余幼時嘗讀雪堂詩怪其言之大逕庭也凡人無肉則不飽不飽則不肥不肥則氣漸疲薾終至於死矣而乃曰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是則養生之蒭豢反不如目前之戲翫也迨余年已老多涉世故然後知古人之論不可及也人皆知養口腹爲可以得生

而不知養心志以保其身心苟俗而志苟鄙矣則雖
生而無益於世此雪堂所以愛竹之意也非徒雪堂
古今達人莫不皆然然則竹何裨於人耶扶踈蕭散
則君子取之以脫塵垢心虛節直則君子取之坦懷
而無容私貫冬夏獨也青則君子取之守介操而不
變至如烟消霜葉飾金戛玉凡可以悅耳目情心慮
者非一則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固矣我從叔子正氏
居清州元佐山下闢軒種竹以翠篘名之日偃息其
間翛然若遺外聲利而不知厭雖才名與雪堂不同

其心志則未嘗有異也如中州富人之家出則冒暑雨遵隴畒入則執牙籌計財穀孜孜爲利兎而後已是皆養其小者宜見笑於養其大者也余曩奉使命過州境望叔第於斷蘿之間而馹騎催急未得往令者又以護材入侍鑾坡與雲林烟樹相違則雖欲坐叔之軒者叔之竹其可得乎然余與叔同籍谷後裔也見其淸儀難以文拙辭僅綴蕪語而告之

光州客舍東軒記

州郡之有館舍所以待衆賓庇羣旅也館有東西軒

東是賢者所寓而觀察使聽訟之所則牙節建焉棨
牘委焉人吏舞焉必壯其簾陛使人儼然瞻望而畏
之也使華賓客宴飮之地則張歌管羅樽罍上可以
容揖讓周旋下可以容進退步武其堂宇不得不宏
敞也是故從政者不費民力而經營板築之得其宜
不善者畏首畏尾任其僻陋不能改一甍易一椽而
州郡日亦廢矣今薛公循祖以僉樞出爲州牧崔君
榮爲之佐政平訟理時和歲豐物之疵癘者得煦
人之凋瘵者得蘇息百廢俱興四野無虞遂相與謀

曰光之於道爲大邑冠盖之絡繹人物之殷富與羅全二州相甲乙然東軒規模狹隘歲久頹圮盍改營而重新之於是不日而告成極宏敞壯麗雖賓旅叢集之際人各得其所寓雖炎蒸困溽之時客至忘沉鬱之懷於是崔君遂飛書請記於余余則出於州金氏之後於先烏得無情每欲覽山川之勝追想厥祖根本之地而足跡不得涉湖南迨今昵侍經帷卯酉講論之無暇而髮已種種矣雖欲把一盃陪使君揖讓酬酌於軒中退與父老頌龔黃之德欷歔歌詠而

長言之不可得矣則不得不標毫叙事以寓南望之意云耳

掌樂院題名記

人不可不知樂也不知樂則湮欝閉塞而無以宣其氣國不可一日無樂也無樂則惉懘鄙俚而無以致其和是故先王立樂之方設樂之官因人心之所同而有所感發懲創焉於是謳謠歌詠以發之鍾鼓管籥以寓之聲曲音律以正之疾徐綴調以節之用之朝廷則上下懌用之郊廟則鬼神感用之閭門用之

鄕黨悉皆欣歆奮揚鼓舞文明而轉移風俗矣音后夔典樂以興唐虞之治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又以六律五聲八音合樂致鬼神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秦漢之間樂官不一有太樂署鼓吹署其事則令丞協律郎主之唐宋以後官制大備然儀文繁縟而斲喪太古之元氣矣新羅高麗代各有樂然所傳者皆民間男女相悅之詞或流蕩而哇嗌或哀怨而悲咤與桑濮鄭衛無以異卒至叔季君臣荒淫而喪其國也我 世宗大王憤前代之委靡思復

古樂以雅樂屬太常寺設慣習都監教鄉唐之樂以孟思誠朴堧等相繼爲提調以委制作之任所謂雅樂者祭祀正樂之歌唐者朝會明廷之樂鄉者本朝國俗之音也樂雖不同而其五音六律旋相爲宮上下損益之制則無不同豈有笙竽塤篪獨便於雅而不便於鄉唐苟或㠯聲以合之因曲以成之則三樂無不通焉　世祖大王知其然故以三樂合于一司名曰掌樂署置掌樂一人別提二人然事鉅而員少未孚其制其後改爲掌樂院寘其正二人其下副正僉

正判官主簿直長隨時而只置三人總四員焉爲提
調者非一其終始專業者中樞鄭公沉也官無定處
初寓太寺後居太常之樂學湫隘不能容今　上特
命移於太常之東數十步徹民家數落大開官府於
是堂上郎廳上下截然雅俗師生伶伎數千人各有
攸處遂建廨宇以藏樂器又敞東西大庭以爲正至
朝賀百官隷儀之所加置兼官隷其業實官治其事
余以不材亦與其選以鑾坡近侍出入梨園者幾十
年矣顧念學術鹵莽所習者土苴耳稽粕耳不能知

樂之本原其敎贊大聖人制作之盛令又喉舌銀臺所掌亦禮樂之事想當時鶩遊之地見當時儐案之吏工能不拳拳乎諸君以余院中舊物屬余以作文畧叙首尾而歸之庚子臘月右丞旨成某記

兔山縣茅亭記

縣僻邑也瘵邑也皆層巒疊巘也邑之鎭曰兎峯也其南曰丈嶋也崚嶒崪斗起於朔寧之境者浮鴨也葱蘢蒼翠迤豪於安峽之間者佛龕也白虹蜿蜒環抱林麓而過者曰東大江也地入於三道絶徼之間

清淑之氣輪囷磅礴蓄而未洩故其山水清奇也其民俗淳朴也於俗淳景勝之地又値賢太守尤可樂也今太守林君謹君子人也材足以任事德足以懷人而威足以怵吏也涖邑三年袪弊補缺政通人和不勞餘力而一邑無事雖子賤之不下堂汲黯之卧治不能過也余與金子京因餬口到縣客舍後岡新搆小亭撑以四柱蓋以茅茨不修不陋其中僅容數人也太守邀登亭上而謂之曰兩君皆吾蓮榜友也盍簪同苦二十年故人而相遇於千里之外者何其

幸也值君之來而吾亭適成若有所待是不可不名亭以留之也余於是徘徊四望把酒長吟旣已酷探勝趣又重太守之請而記之曰今年大凶歉也或以耳聞或以目覩百萬億蒼生失業嗷〻流離四散死塡溝壑者不知幾千人也今游縣境則風雨順而霜露時也禾麻菽麥與〻旆〻而五穀熟也烟火四境籬落妥帖門無刁斗之警路罕吠尨之聲而盜賊息也家家之積如茨如梁爲酒爲醴邀呼閭里痛飮濡首而歌嗚嗚使斯民含哺鼓腹而得遂其業者皆太

守之賜也蒙太守之賜者近則黎民安堵而救寧遠則襁負妻子而來相屬也大抵任字牧之寄者皆如吾太守則其康裕愷樂不偏在一隅而雍熙恭和之洽不難致也請名之曰康樂也

記江陵原州風俗

大抵人情在瘠土而勤處沃壤而逸魏俗儉嗇燕趙多剛毅果敢之士以其地連邊塞山高水駛故人性皆堅忍質直務本而不趨於末也鄭衛淫靡齊俗奢侈夸詐江東之人懦弱無　之志以其山舒水緩

地濱海儌故人性怠惰委墊不務本而衒末利者甚多是皆由地之性而人之性從而異也關東六邑惟江陵原州而兩邑之間道途不甚遠風俗有大相遠原州之人自始生之日其父母先給斗粟爲財穀之本年年取息覩一稃之微如萬金之重侵曉立田壠之間催耕督耘無休息之時天黑乃還隣里不相聚飮其於媒婚之際亦曰某人結網驅魚是不可也某人登山逐雉是不可也必擇勤儉吝嗇之人而納之一有放浪之跡則不得齒於鄉黨故邑中多高墻大

壓而無貧窶之人也江陵則不然自離襁褓先事逸豫鮮衣姣服侈羡相驕家家張帷貸富人之粟而備遊宴之資携觴挈榼無日不醉或由是有鄉俗月朝之評雖當農時亦不務穡事晩食而往日昃而還曰蚊蝱噬膚不可留也酷暑爍背不堪苦也故良家世族布列邑中而無富實之人也余嘗求其故而未得至履其地然後始知山川之氣有以變人之性也原州在山壑之間田疇磽确而不毛無奇山秀水可遊之地江陵在東海之隅田疇平衍如松亭鏡浦神仙

所遊之處奇觀勝蹟甲於天下由是觀之在齊土而勤處泆壤而逆人之情也然人性非惡無不可變之人俗無美惡無不可變之俗苟在上之人行忠恕之教躬率而移易之雖蠻貊遠邦亦將於變而從化矣況原之鄙嗇江之奢侈乎

襄陽府毁亭記

嶺東九邑惟府爲冣鉅人物阜蕃財穀優贍故前延按節者多留焉余始來入城則客舍在林麓而軒楹又面岡低隘仄陋無以宣壹鬱之懷步至岡頭則大

對晴簷數畝西北可張帷東南俯瞰平郊數寸里清
川練回籬落櫛密余樂其恰廣但以無庇雨之所爲
恨有小吏進曰舊有亭翬飛於樹林之間而賓客觴
詠者必於是焉頃日卜者之說曰此岡乃邑之龍腰
龍腰有亭故龍怒而風之發作無節無亭則風止矣
其時邑宰因方伯之命而毁之其後不復建也余聞
而歎之曰風水之說昉於何代乎古昔聖賢所不道
而後世庸儒造爲穿鑿不經之說耳然其書不過因
地之陰陽而卜人之休咎未聞風之止作繫亭之有

無也謹按爾雅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凉風曰飂猛風曰颶陰而風曰曀回而風曰羊角嶺嶠之間夏有雄風曰颶母黄梅時二旬風不止曰舶艍然則風之類不一而其發亦不一此皆偶然而動豈大塊有心而處之乎周禮大司徒以土圭測日之法云日東景夕多陰日西景朝多風而海上尤爲甚盖海洋浩漾之間因氣乘陵而起無所遏盡故調調刁刁終日呼號而不已也今府東臨大海西控六嶺幽隧之口故或從隧而東或捲海而西勢所必然豈可以

風之止作繫亭之有無也歟如卜者之說則周成王時天大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春秋魯僖公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項羽圍漢祖於滎陽風起西北揚沙石晝晦唐昭宗天復二年大風拔屋巨木飛舞此豈搆亭而致歟楚靈王築章華臺秦始皇作阿房宮漢武帝搆長楊五柞宮陳後主隋煬帝大起宮闕於江南此皆窮極土木劉山脉而剝民髓是何天不蔵風而示警歟然則天本無心而風亦無心從靜中而起向靜中而滅非有休咎吉凶於其間也府自毁亭之後

猶不能遏或飛瓦或拔樹或傷禾稼至于今字已是何亭毁而風不止歎甚矣人之易惑而難解也於是吏不能答遂以爲記

肅寧館東軒記

癸卯夏太監鄭同金興欽差到本國俔以右承旨宣慰兩使于定州道經肅川寓肅寧館府使金君嗣源來訪俔謂府使曰大同一路皆中朝使華所經之地而此館傾圮不可容蓋改而新之府使曰僕之有志於此久矣顧未有朝旨難以發丁調役竣事到京

上問供饋支待諸事俔啓曰路上供頓無有欠缺但肅寧館歲久不理房軒皆用木以支以臣所覩詎非徒有損國體恐有壓墜之虞　傳曰卿言甚當但慮殘弊之邑何以興辦土木俔啓曰肅川人物殷顯財穀贍足比他邑爲優今府使金嗣源有材局可委任而責成之　上允之即馳書于觀察使速令脩搆於是監司禀朝廷之命府使承監司之令鳩財僝功不閱月而告畢乙巳夏金君秩滿朝廷揀選有純謹吏材者以掌樂院正尹君龜山代之俔以千秋進賀使

赴京見館之甍棟跂翼簷楹飛舞軒陛弘敞房櫳麗
密其規模視前昔萬倍左右廊廡方毁未修聚游手
數十人刀鋸聲不絶尹君進曰金君遺大艱于僕僕
不敏其何以卒前功此僕頷〻而未休者也倪答曰
大抵令之任字牧者類多歸爲希譽忘公徇私常託
於人曰我所職則曰田野闢也辭訟簡也而不可勞
民役衆也棟宇顚仆則曰修之恐材費也庭除蕪穢
則曰治之恐殫力也晨夜營營而謀爲者皆潤屋之
私而非保民之計視傳舍如胡越之肥瘠不曾改欄

易稍風雨摧之鳥鼠耗之而客至無所寓是則國之蜮而民之蠹也今肅累得賢宰金君經始於前而君繼之於後邑人之誦遺愛者皆以召父杜母擬議而稱羨之不其偉歟君曰不穀於是開樽設酌遂書首末以爲記乙巳季秋十九日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成俔書

黃正明農亭記

謹按輿地志長白山之脈迤邐南蟠過東界數百里至江原道崢嶸盤攫爲大嶺嶠肢分股別作東西佳

麗之區者無數而春州之野爲關西最其鎭山曰鳳
嶽州之北郊又有穹窿延袤者曰牛頭有二大河其
一曰昭陽江出自麟蹄抱牛頭觸鳳嶽北趾而下其
一曰毋津出自狼川背牛頭之西流入昭陽焉兩水
之間峭然獨聳而奇怪者曰玉山余嘗攬轡過其下
而望林谷多大屋有亭翼然在其傍問諸郵吏則曰
此黃氏之墅而作宰南方矣余樂其山谿之勝意欲
一登縱目而不可得寘于懷者至于今不已歲丙午
余爲關西巡問使駐節箕子之墟黃氏亦遠南任擢

拜濟用監正受敬差之命而來涖田事圜繇邂逅於
盃酒間者非一日一日黃氏就前附耳語曰春州明
農亭君所目覩願得文以侈後日之觀者余曰子之
言謬矣明農豈子之意乎昔者周公有歸老之志告
成王曰茲予其明農哉王曰公功棐迪篤公無困哉
夫周公作柱周室以求賢任能爲己任吐哺握髮猶
恐不及何暇舍國事而務穡事哉其所言者蓋明其
忠赤而不以去位爲嫌也今子又承 膚譽超躋膴
秩蹇蹇匪躬將有棐迪之功子雖欲退休而明農朝

廷豈舍子哉子之所言亦托以喻志耳思欲階隆臺榭以保先人之家業思欲循行墟墓以想先人之音容思會宗族以敦友愛思聚鄉里以叙契濶此子之本志而於忠孝兩全而無廢者也彼世人之貪榮竊祿患得患失者誠子之罪人也黃氏謝曰君之言是也君之文富也感悟則有之矣請更受詩於是系書二首而歸之詩曰

小亭孤絶枕平湖夾岸青山似覆盂泉土肥甘盤谷路烟林暗藹輞川圖芊緜翠霧秧針秀䆉稏黃雲稻

穗歎欲遂明農歸隱計鷄庭朱紫苦相紆
貊國山川地最靈英豪才子有寧馨蒲鞭愷悌宣治
化繡斧輝煌作使星窮簷饑餓歌且舞留連百榼醉
還醒他年若憶今時事點檢吾詩挂此亭

定州新安館定遠樓記

惟王建國經野設官分職量地之遠近而置邑焉大則州鎭小則郡縣皆府以維持統攝而鞏衛邦家也大寧江之北惟定爲鉅州治在海上土壤之膏魚鹽之利民賴以給比他邑爲饒成化丙戌移州于隨川

地廣境闊人物增顯直當邊邀大道之傍每歲赴京
之使戍邊之卒冠盖往来軺駟旁午若值中朝使命
到國　殿下别遣承旨一人宣慰于玆常患館宇狹
而人無所容今牧使洪君貞老判官宋君琚相與謀
乃當州之門新起大樓前臨大途肥楹宏棟輪焉奐
焉始稱於大雄藩也射帿於斯運籌於斯宴使華於
斯觀穡事於斯非徒以酒食餅羅言語嘲謔而已也
武靈柳公名以定遠而屬余記之今天下大明冲空
車書混同我　殿下承天子之命事大之誠內修文

德外攘夷虜烽燧絶警梯航接踵民皆熙熙皥皥安于衽席之上不務揚兵而殊方畢服不勞定遠而邊圉底定逢太平之世作太平之人把酒登覽于斯豈不幸歟成化丁未秋七月下澣觀察使成俔記

浮碧樓記

都之有樓臺古也以都邑之盛而無觀覽之所則無以慰賓旅而宣湮鬱之懷西都之勝甲海東而樓之勝又甲於西都出城數里錦繡山牧丹峯之下因崖竅搆樓以遊而名之曰浮碧謂其仰憑峯巒俯挹江

瀨山光水色嫩碧相暎而浮動於空明中也峯巒成
崖翠壁峥嶸竒巖贔屓支股轇轕而南蟠長城雉堞
隱現於雲林叢薄之間澄江一帶觸樓之下燕尾分
爲二派其中可居洲曰綾羅島未數里復合爲一瀋
漾演迤如白虹蜿蜒抱長城而流南通碧海潮汐往
来此樓得山谿之勝也近則平沙斷岸籬落縱橫楊
柳連提桑柘蔭徑與夫風帆雨楫沙禽水鳥下上而
浮泚者皆出乎履舃之下遠則平郊緬邈田疇綺錯
茂林豐草一望無際遥岑羣峀如了如髻點點脩嫮

半露雲表者皆在乎衽席之內凡地之遠近高下壯大宏廓可喜可詫環樓之東南者悉莫逃於眼界至如拆花頳駁樹陰綠縟天高月白霜雪縞積而四時之景不同雲烟開歛日月出沒晦明變化光彩絢爛而朝暮之景不一探之無窮而討之不厭雖有智者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呼嘯歌者激烈吟者愁苦射者揖讓留連彷徨徙倚而不能去雖古今豪傑所遇之樂不同而得之於目寓之於心者亦各適其適也余嘗三赴京師再為宣慰使凡五過城中而登陟茲

樓亦非一也歲乙巳又以千秋進賀使到此時監司朴公楗庶尹安君璿判官鄭君叔墩來迓舟中仰指樓崖執盞謂余言曰高句麗三壤皆大邑而惟此平壤爲冣阜檀君之所起東明之所居九梯宮之基即今之永明寺嵓窟深而麟馬不返石出江心而朝天馬跡如舊青雲白雲東西有橋而仙馭之遊已遠其神蹤誕蹟恍惚難信箕子以九疇之學設八條之教人知禮義俗尚敬讓流風遺韻猶有存者高麗置爲西京以備巡幸五百年文物之縟至于今不替 世

廟來巡駐蹕登御設科取士親揮膺藻炳〻琅〻耀
人耳目者垂後世而不刊然則都邑之雄城郭之壯
閭閻之殷非如羅濟之遺墟也每歲赴京大臣與夫
中華之士往來而不絕必登此樓樓久不葺棟宇將
頹擬欲改營而後義之於君意何如明年丙午朴公
見遞而余來代之因朴公規模鳩財僝功閱數月而
告成又作長廡數間以翼其下郎僚有室泡湢有處
樓之制作極壯無比於是因客之至大張絲竹而落
之遂書形勝事蹟而鋪敘之丁未仲秋觀察使成俔

記

虛白堂文集卷之三

虛白堂文集卷之四

男 世昌 編輯

記

挹翠堂記

己酉之秋八月旣生魄如晦氏昆季邀余遊於江之皐是日徵裝偕來弋鳬於竇池之岸待酒於南渡之頭招招舟子順流以下至甕林之岡而登所謂挹翠堂者長江演迤乎前羣山環拱乎外眞江山奧區雄偉絶勝之狀呈奇露異烟霏雲斂陽舒陰合朝暮變

化無窮而樂亦與之無窮然後知茲堂之勝雖岳陽洞庭無能出其右也徘徊臨眺倚柱興懷津人遮網漁子輸魚敷薦散坐絃者彈而歌者唱如聽氏孰盞言曰綠江而亭者非一而茲堂爲最先君始得之構樓亭未幾改爲堂字將晚歲優遊從魚鳥之樂而巾舃遽遺令余適追先志欲圖斯堂於不朽非托於文字不可能也顧借一言以垂于後於是遂從其意而叙之曰堂以挹翠名何居環堂樹木數十株枝葉婀娜蔵蕤岑欝仰混天碧俯挹江瀨淸光綠影相與倒

暎於潭心則堂之名以此也堂之勝無盡而可指名者十有二焉其一曰花岡置酒岡之高千尺穹窿陡絶崗頭有堂雜花爛開紅白相糅風吹擺落萬片飄泛江流客來置酒與之對酌不知日車之側也其二曰柳磯垂釣崗之前涯暨盧家之灣楊柳垂蔭其間多巖磯可釣之處岸中散髮弄竹竿於清泠之中自無紅塵之累也其三曰東渡喚酒遡江而上七八里即是露梁大渡鞭馬驅牛南北往來者鍈鍈如蟻斜陽浸水而喚舟爭渡之聲不絶也其四曰南山採薇

南望冠岳三藐諸山嶒崒簸空其下林壑深邃溪流瀉磴春深薇蕨迸長香羮可茹江湖之外别有山林之趣也其五曰前灘鷗鷺堂前江流迅急春氷先圻若鷗若鷺若鳧若鴈浮波唼藻刷翎弄影與人忘機而自樂其樂也其六曰草岸牛羊江水分流之間有大島自島連岸綠草彌望牛羊萬隊晩食鋪地依阿寢訛牧竪麾之以肱而下來無復者也其七曰栗島櫟柘大島之東北又有島桑柘連亘數里翠葉紛敷晴嵐涵映伐揚擷葉者相聚成羣可知蠶績之有成

也其八曰西湖帆檣西望數十里揚花蠶嶺之間江
流溶漾峯斷如峽船舷蔽水帆腹飽風至于西湖之
上倉廩雲連人家櫛比檣竿如簇而仰蔽雲日也其
九曰沙洲步月堂前水中之洲平沙數里白色如雪
與二三同友携酒佩壺步月而行隨意隨酌不怕霜
露之砭肌骨也其十曰北嶽晴雲北望京都則城郭
出沒於青烟渺靄之間華嶽鬱葱雲氣觸石而起白
衣蒼狗變化不一或阜層岑或浮太空朝夕對之可
怡悅也其十一曰龍山漁火遠見江之南岸丘陵如

伏獂閭閻纏襟內外灣瀨之間火光點點如星斗拱
霄蘆皆村人漁子所持而獨魚者也其十二曰陶竈
暮烟環堂數十落皆以埏埴爲業緣岡作竈斫木疊
岸每夕青烟飛起橫帶江面雖有善畫者不能描寫
其形也大抵亭軒冕之榮者無江湖之趣有繁華之
事者無蕭散之態得於此而失於彼意乎小而遺乎
大也今子捷高科著文名深遇 聖上之知躡履鑾
坡其榮耀多矣而又以滄溟烟水爲隣時從魚鳥而
上下焉是則有軒冕江湖之樂而能兩兼之者也其

能幹父之蠱謹守堂搆而垂裕不忝者也若余者浮沉宦海二十餘載不知天之勞佚之有機而役役不已華髮已種種焉則雖欲從江湖之樂其可得乎洛陽園囿甲天下當時騷人豪士借人園囿得一寓目播諸賦詠猶能熙鴻號於後世況子之江皐亭若以扁舟屢從吾子得嘯傲於其間則雖非吾有而亦未是不爲吾有也

歲寒亭記

客有稱東門子之園林甲國中而亭尤爲勝宅之南

隅累土爲榭環植長松松大小凡十有一株千尺之
高百圍之大似鼻似耳似枅似圈輪者囷者回者曲
者伸者蹙者夭者鳥翬矯者亂怒軫而屈者猛虎被
縛穹而窿者青牛化形韡者飲猿垂臂起者飛龍挐
空昂者渴烏直者拄矢白摧朽骨而鱗甲皴黑八大
陰而雷雨垂是知造物之變化多端雕刻萬狀以遺
吾子而嬉戲之也不然何等奇怪若是客曰此非造
物嬉戲之也將使吾子見樹而畜其德也見偃蹇撓
空之態則有卓犖不羈之志見盤根錯節之固則有

剖難擊強之志見萬葉流芳之表則有積善垂裕之志請自此意名亭而敷揚之可乎余曰此未足以狀松之資而稱吾子之德請以歲寒名之凡物莫不受命於天以為生惟松栢得其正獨也青青貫四時而不變則與蒲柳荏苒之質不同人亦何異於是有混於物而不離於物者有離於物而超出於物者混於物者摸稜而莫能端也離於物出於物者行有崖異之謂也崖異之行超卓之資吾子其庶幾乎文以經邦武以出韜剛以勝私毅以立節國有姸蔽皆欲祛

之民有疾苦皆欲療之謨間闒茸之在朝者皆欲驅
而出之功高而操愈厲德阜而義惟確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夷險不渝終始如一此吾子之志而朝廷亦
以此望吾子也然則歲寒之意子取而名之我爲子
記之非諛也亦宜也於是呼客取筆遂書以爲記

光山鄕校重修記

歲在閼橫黄鍾之月表弟上舍朴以溫來尤光山學
記曰縣監權君守平莅治以來心勞撫字恳洽凋瘵
邑之弊者盡袪獄之滯者無留黠吏無所售其術黎

庶安而無不獲其所閭里晏然盜賊不起政和訟息
簿書罕少每於公務之暇親引儒生談論經學提撕
誘掖咸得其宜學校舊在城中湫隘頹隳縣監招父
老而進之先聖之居不稱盍圖而新之咸曰惟命遂
卜地於城西二里許庶民駢闐如子趍父事不數月
而功役告訖先作聖殿以位先師十哲又作東西廡
以安七十子歷代諸賢前置明倫堂以爲講學之所
又有東西夾室東則教官所生而西則名曰司馬齋
邑中上舍生之所寓鍊業又有東西齋即儒生之所

居西齋後有典祀廳東齋後有教官衙室於是神人
不褻師生有舍堂庫廚湢各有攸處無慮五十餘間
校前有民田數頃縣監出財買之或治爲水田或爲
菜圃或爲僕隷之家又以舊校之墟悉屬於學而爲
田又買民田半入於學半入於司馬齋又以緜布百
疋租穀百碩充學生之用又以緜布二十疋租穀二
十碩爲上舍生之所用又備四書五經諸子韻會庋
而藏之以惠後進時監司朴公淑瑊都事鄭君鐸嘉
其志出營中緜布四十疋租穀五十碩以助其費由

是文風大振德教益明邑人俊秀來遊其間學則薰陶德性行則罄盡誠敬漸仁磨義皆化於善然後光之學校比他邑爲盛而人材彬彬然輩出矣先生亦光之餘民願記顚末以侈厥美於無窮余惟孔子之道至矣哉如天地之覆育而極其大如日月之照臨而極其明如河海之深廣而不可測如山岳之高峻而不可及亘古今而不變該事物而悉備彝倫賴此而敍政教賴此而行尊卑上下賴此而不紊曲言邪說賴此而不肆華夏民物賴此而得免於左衽由則

治不由則亂捨此不能一朝居內而京師外而州郡縣莫不崇廟而祀之設校而教之豈徒然哉惟我東方本是文獻之邦而光為縉紳所出之地又得賢明之宰以成鄒魯之化則蜀郡之文翁風斯下矣然則爲光之民豈不幸哉非惟光民之幸抑朝廷風教之一大幸也

南平縣客舍重修記

人主代天理物不能獨理而必賴臣下匡輔之力以成其治內則宰相外則守令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守令承流宣化撫字黎民其職之大小雖殊而其
關乎邦國之重則一耳令之守令即古之侯牧也於
吏有君臣之分於民有父母之道苟或愛克厥威則
姦胥猾吏得以舞文弄法而民不被其澤威克厥愛
則民情否隔而無所措其手足必也威愛兼著然後
始不負其任矣其所謂任者何也敦四民之業崇五
土之利勸課農桑而使民食有餘聽斷獄訟而使民
冤得伸弭絶寇盜而使民居得寧擊去强宗使人安
於田里修明學校使人知孝弟忠信之道高館舍豐

餼廩而使賓旅皆有所依歸也其或徇利而忘義瘠公而肥私強則剥民之膏弱則受制於吏上下相讐疾首蹙頞豈朝廷委任之意乎是故擇之審而寄之隆嚴立課績黜幽陟明而賞罰之然而貪黷之人寔繁而嘉言善政之罕聞可嘆也已南平縣介于羌羅兩邑之境務叢事劇輪蹄旁午號爲難治歲戊申之夏婁錫李止𡌴自司饔主簿爲縣倅覩客館隘陋慨然喟曰館舍卽使華之所寓豈可坐視墊沒而不之修豈可勞民力而後爲之歟卽報監司李公諱親禀

指揮用材羨餘借力游手工徒全集如子趍父事肇
役於明年己酉春竣功於其年七月規模悉備措寘
得宜人皆曰棟宇宏壯似使君之偉量門庭敞豁似
使君之寬裕堦級峻整似使君之嚴毅池沼澄澈似
使君之清鑑花竹紛敷似使君之馨德夫然後人與
器始相稱也縣境又多大川民賴灌漑之力編竹作
柵隨毁隨補功重難支太守曰此豈萬世之利乎遂
令伐石作堰分流鋪畊農無旱乾人厭饘粥於是政
之弊者盡祛俗之薄者還厚豪右不肆其暴寇盜皆

歛其跡刁斗絶警閭里晏然人皆知覲上恐長仰事
俯育之義雖龔黃之治無以加也邑之父老馳書請
記於余備述顚末余惟山川勝迨訟葦事蹟載在輿
地不必鋪揚而更叙之頌頌使君之遺愛而寓箴警
之意其可乎太守非百里之材而泣彈丸之地正類
鸞鳳之棲枳棘不能展其才然太守益自勉勵終始
如一則由縣而郡由郡而府由府而州由州而御相
不難矣若以爲邑小而不足爲吾治已足而不必更
憲驕誕矜夸有自滿之心則非民之所望於太守者

也太守其紀之

忠清道節度使靜海鎭清虛亭記

昌寧曺侯以鈇鉞出涖靜海鎭之明年伻其价沈浩然持鎭圖籍來求記於余曰鎭在海美縣之治節度使建牙之地永樂丙申自伊山移設于此其始聚縣人城之縣地狹民尠力懲事鉅僅營南門而東西北則皆不如制暨今已七十餘載城門館舍日就頹圮莫有脩者侯下車周覽而嘆曰此豈非守者之責乎即具馳啓乃蒙允可於是先作西門四楹其東南北

以次搆成壯其南門礱石爲扉垂虹爲竇其軌可容
兩車且搆亭於後園亂松間名之曰淸虛請余記之
謹按地誌鎭之主嶽曰伽倻山其支股散而東鶩斗
起作巘爲伏峴爲蒙王又有古郭曰大城高丘大川
抱城而東直折而南流入于海其港口有牛島有天
生浦其外爲安民串又其西有大橋川陽陵都播山
攢峯疊嶂環擁三面蔚然蒼翠而禪龕佛宇隱映於
其間其前則海水淼茫朝潮夕汐吞舟設岸舸艦往
來而塞津此則亭之勝也我聞侯淸以莅己虛以待

人以清與虛施之於政故外累不得以汨之軍務之
暇登斯亭也則松陰鋪地靈籟自發蕭然如入山林
逸人之居而忘其塵囂之雜日與僚友嘯咏於斯射
讓於斯不知日之夕也亭非爲游觀而設其與裨諶
謀野德裕籌邊之意相類歟噫侯以文武之材遇知
於聖明之世自經幄近臣出按數鎭皆杀爪而遠
輒蒙超擢今以僉樞又殿南陬措置得宜樞機周密
昔之蕭然委塹者一朝備舉方隅晏然遂至無事請
以軍民之意頌侯之德使揄揚而長言之余乃作歌

而與之曰昔民噭〻今安閭閻侯能撫之皆裕魚鹽昔吏訑〻今吏詹〻侯能怵之竒亦為廉軍昔驕惰不識韜幹公服馭之鎔化為銛聲之所被仁之所霑人皆手額敬仰帷穡侯德無隅威惠兩鑊侯譽六洽侯心愈謙亭高地爽不怕景炎侯卧坦腹日對蒼髯刀析警絶滄海波恬此然長城人共倚瞻人畏侯去咸祝久淹匪我私侯羣情所僉

虛白亭記

虛白亭者吾友洪兼善所搆之亭也曷為扁以虛白

取南華氏之言也不取吾儒而其取乎齊諧何居言雖不同而意無不同也其所謂同者何虛靈不昧而能具衆理室虛生明而吉祥來止言雖殊而意則同也然則何不曰明而曰白虛則光光而生明明與白一般而白是明之極也以室之虛白而施之外亭可乎亭在南山之麓跨雲松之杪北瞰城郭閭閻畢集眼底東望郊門數十里莽然蒼然其勢高濶光景無窮其受虛白之名無乃名實不孚乎睽彼空闊光輝入來湛然明朗塵垢不止而外物不得與之相攖者

室之虛明也天光下燭地氣上騰半夜沆瀣平朝清明之氣如雲非雲浮動於空濛中者亭之虛白也盖吾之心旣虛而能白則在室在亭奚擇人有問之者曰亭之虛白誠美矣子之贇揚亦是㚆然空濛旣闢日出雲開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駢闐羅列而進將應接之無暇而無乃心馳於外而梏亡浩然之氣乎曰否吾心之本虛萬象亦與之涵虛而無損益乎其眞有道集虛〻而盈盈而能實吾之心即與天地造化相爲表裏然則其虛也非徒虛其白

也非徒白由是而參賛化育其功不難矣昔裨諶謀於野則獲在邑則否今君之在亭不爲六鑿所攘不爲機事所惱能定靜安慮能知所止正其心修其身施之於齊治平之極其爲明德吉祥豈不大歟然則是亭也豈徒樽酒笑談云乎哉佔畢諷詠云乎哉能守虛白而終至於大全之域不遠矣磬叔記

永思亭記

崔侯自殿中侍御史出倅玉果縣於其行也踵門而告曰余光人也世居光境奉雙親而事之令則親亡

而葬於巾之山之麓山距家幾十里許搆亭而名曰
永思朝夕望之以寓思慕之意從公藝閣者非一日
請受一言而歸余惟永思之意大矣是詩所謂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之思也凡人之有思必有所觸心之
官則思思則必盡其誠必盡其職分之所當爲入思
孝於親出思忠於君其心一也親之於子提携慈愛
無所不至爲子者思罔極之恩而不能酬焉則惟當竭
吾心力敬順親旨而無違問衣燠寒而思所宜之甘
旨滫瀡而思所適之疾痛疴癢而思敬抑搔之出入

先後而思敬扶持之怡色婉容思起其孝立身揚名思顯其榮其惟不幸而死亡焉則喪思哀而已祭思敬而已僾然如聞其歎息如見乎羹墻無處而不思況是山乎思先人之遺䫆於此則進循墟墓而思繕其封溝思培其草尌退望蒼翠而思慕之心不能弭此亭之所以作也思之長故孝不褁孝不褁故能盡其職俟能以事親之誠移於事君又能推事君之餘忠以盡職於縣則王果之民受賜其可旣耶俟以文詞取科第聲名籍甚於朝端今者以雄才下莅彈丸

小邑人皆惜鸞鳳之困棘也而於侯永思之懷則小

慰矣崔侯其勉之哉昭陽端午後三日磬叔記

春暉亭記

如晦氏昆季邀余登後園茅亭亭蹲西山之麓東南

敞豁數十里之遠近峯巒叢集目前楊柳交翠百花

撩亂如晦氏舉觴屬余曰亭之景勝絶而至今無名

字可乎請以春暉目之余曰足下之言是矣春光信

美矣春望甚繁矣然芳樹綠陰千林錦繡亦足樂也

何獨取於春如晦氏曰余之名亭有深意取孟郊詩

中語也余聞之始以歎終以悲也自我曾祖靖平公始於此而卜築以遺恭度公恭度公陪大夫人柳氏而常遊樂焉恭度歿後我恭惠公繼之陪大夫人金氏而遊樂焉恭惠歿後伯氏文安公陪大夫人安氏而遊樂焉今至足下已五世矣其能以孝上嗣先祖而下及其親也夫春陽呴嘔涵養萬物而萬物各遂其生然春陽不自以爲恩而其恩至大以寸草之微而欲報之其可得乎人子之於慈母鞠育之恩如天罔極有終身爲之而不得報其萬一惟當盡吾誠敬

以酒食而榮養之以定省而禮遜之以容色而和愉之非徒養其外又必養其內左右無方勤謹匪懈惟恐逆于心志也顧衰者不可得而復壯老者不可得而還少視日之朝而憂其中視日之中而憂其昃日已夕而翳翳將入則猶惜餘暉而欲絆之人子之愛無窮而孝思亦與之無窮然則名亭遊樂之意豈必崇桃積李云乎哉千紅萬紫云乎哉若余者事親未至稀年今有五鼎之榮而未伸五鼎之養終天之痛其可既耶雖欲如是下之所爲不可得矣健羨之無

已遂撰文以歸之閼逢攝提格仲冬磬叔記

青坡石橋記

青坡有橋肇自今也京城西數里有川慕華池水與諸洞水合流南達于江夏則潦迅急人不得渡聚簇西岸如胡越之不相救冬則層氷凝沍未免有顚頓踣蹶之患都人之往西南江者輪蹄絡繹每秋觀稼翠華嘗由此道橫石杠爲碕臨時督辦人甚苦之村人請慈悲釋爲主誘勸諸人都人施錢帛者如市傭召浮屠爲設其不傭而隨喜者亦影遂伐石於山

礱石爲虹橋〻凡幾間兩岸亦累石爲堰固其底壯其址犬牙相含勢侔坤軸凡用費綿布數百疋糜穀亦鉅大會士衆以落之於是人之往來者如履平地夫橋梁之設始於商而著於周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人所以平其政也徒杠輿梁年年改搆猶不至於病涉況於浹旬之間能建久遠之計使人人利涉者其有補於國家誠不細矣若余者雖見人之病涉而義難以乘輿濟人今也喜人之用力而樂橋之有成書而爲之記丁巳七月日

奉 教製御乘畫馬圖

弘治十一年冬 上出御乘神驥四匹 命畫工圖其形內乘臣洪伯慶所牽立者即其一也馬本長水驛吏上佐所畜自南服來進京師擅譽於天廏之中龍臆虎脊蘭筋肉騣其瓌奇倜儻不與凡馬伍信瑞世希有之神物也臣竊念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熊羆之士爲之爪牙以盡其才亦有逸足奔走服勞以展其技我 太祖御八駿創開大業 世祖御十二駿亶建丕基當時非徒圖寫股肱亦且畫其毛骨其

所以報其功而酬其勞者至矣今是馬以非常之材
值太平守成之際雖無驅馳羽翼之勛而出入殿陛
陪侍鑾輿無蹄跎泛駕之氣有馴和良驥之德感會
風雲登冠前列與八駿十二駿托身丹青同垂名於
不朽夫豈偶然哉臣仰撫斯圖記其事而賛揚之系
之以詩曰
天賦權奇絶等倫拳毛鬉爛彩霞新神蹄馭日登黃
道駿尾捎風散赤塵飽食逍遙三品豆驕嘶蹀躞六
閑春畫形微物猶承遇何况雲臺帶礪臣

巖上人碧松堂記

師湖南人也智巖其名慈舟其號以碧松扁其堂一日因吾贅郎崔生踵門求言於余余謂師曰大抵林林總總盈天地間者皆物也物之類尚多何獨取於松乎余則汩利名老塵寰者也雖有慕松之名而所知者糟粕耳安能盡松之至味而我爲師記之不幾於兗者之論髭乎師曰然則請以松證吾之道可乎松之心貞猶吾道之至正無邪松之性直猶吾道之直指見性松之色不變猶吾道之不二不壞松之深

根不拔猶吾本源不動而衆生皆化於善松之柯葉層层數敷猶吾衆生皆仰大智而得其依庇松之始生甲坼句萌其形至渺至長而可拱可把大則三圍四圍最大者則千圍百圍立虛枕而上宥千仞之峀其大無窮而其見亦與之無窮猶吾道之由小而大自下而上進退不已終陟於大光明地也至於林壑幽邃猩梧注蓬藋之徑滿堂前後者皆蒼翠也有時大塊噫氣則膠刀焉𢘃譪焉靈籟自發醒吾心耳而塵念不起恍然坐我清淨之界聽天人八部樂也當

大地凝沍之時而守一間蘭若篝燈於榻獨坐䌷經晨起推戶而視之則靑女模糊騰六飛瓊而擺落當此時掬泉煮茗其味澹泊而無厭恍如雪山苦行而若中自有樂地也噫何地無山何山無松我之所往而松之隨之松也我也卽是閒中友也卽皆無盡藏也取不竭而用無禁者也然則我捨松何適哉於是相視一笑遂作碧松堂記以爲叢門後日尋期張本

己未仲秋下澣西山老叟記

獨秀堂記

盈天地間者物也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所謂不齊者何物之剛柔舒慘不同而神奇臭腐之時有異也今夫陽春之嘔喣薰風之長養凡物之遂其生者紅紅紫紫敷英吐芳爭奇鬪靡於人之耳目雖一時穠艶可慕而柔脆之質其能久乎其能耐久而後凋者惟松與竹而已當風霜搖落之時貫一色而獨也青則其不與凡卉等夷固矣人之處世亦如此也方揚翹騁力於雲路其聲勢所及熏灼燀赫履盛滿而方知止人爵方隆而天爵日鑠能終始保全者鮮矣惟

抱義之士卓乎長往不托跡於繁華之域而甘心乎寂寞之濱年高德邵而所守益固其與松竹之不變者同一規而若華盛美何足為也崔氏周卿余之心友也有三十年之舊而交契甚密其為人德周而行方讀書為文其詞鋒銛利人皆避而莫敢當余亦常露膏馥下幸余先占科第名而先生竟以疾廢令則退居完山府之鄉墅有河經流于西北有脩竹千竿挺然蒲堂之東南取松竹不二之操名其堂曰獨秀馳寄書詩於余以求余言大哉先生之志也其以功

名爲芻狗也富貴爲主首也功名富貴皆吾外物而不能攖吾心吾心安焉直與天地造物爲一而無益損乎其真然則松也竹也皆君友于而同結歲寒之盟宜矣若余者以樸樕微材遭遇盛辰官六卿食二品祿朝夕昵侍帷幄雖有雲水之思無由遂而焉已種種矣困於陸沉而奔走艱辛甚矣然則子之窮非窮而余之達奈是達也天下之理固有乘除先生與齒奪角之說眞善諭也

虛白堂文集卷之五

男 世昌 編輯

記

止庵記

吾鄰有措大申大圭氏以田師之言求詩記於余余以文荒辭不獲謹按覆鼎山支股南蟠數里稍西折爲綠礀峴又穹窿斗起別作峯者卽白蓮山也去京都未十里河城公主墳塋在焉護塋爲願刹者淨土寺也棟宇精緻泡滆有裕雖咫尺紅塵而無紅塵之

雖山高水清允符所謂名者余嘗扈駕西郊道經山
下仰見碧瓦參差於樹林間思惟登陟之而末由已
至今心常往來乎其間今承上人之請雖不陟其地
而知其爲勝區雖不見上人而知非尋常人也山得
郊而止寺得山而止上人得山與寺而又能知所止
夫黃鳥微物也至山丘岑蔚之處而得其所當止聖
人以况人之能止其善上人之室虛而生白吉祥止
而外物不能動其心所謂止者何也不過曰善而已
人孰無親無兄孰無與儓儗從以事佛之心事吾親

則當止於孝以事佛之心事吾兄則當止於悌以濟衆生之心濟吾民則當止於慈吾以之日用人倫事物之際無適不然夫孝悌慈吾聖人之所能盡也師亦不失此心能守而能止於善是亦吾徒耳何必山在高身深入絮沾泥而不動烏巢肩而不知然後謂之能止歟余則不善知止者也徒知止乎功名而不知止乎道德一則愧乎吾徒一則愧乎上人瞻望雲山不勝戀〻之懷而書文以歸之

無住軒記

有釋敏文因柳氏子以其所居之室求名於余且欲
得記而扁之余於師未嘗有一日之雅何由知性行
之善否然聽柳之言而已知其爲人矣師於己酉歲
中教宗大選夫教宗依我文武試講其徒華嚴經三
十卷取三十人師一擧特冠乎三十人之首非深知
釋教而邃於内典者何能如是其徒景仰如我試人
之敬壯元榮矣哉其榮大矣而師不以爲榮不爲名
與刹去宗門而雲遊於方外今則住文義縣之石巖
寺寺在荊江上山水清美而朝夕巖姿壑態有無窮

之趣師樂而居之有年矣余惟曰師之居眞勝矣師之心信樂矣然其居有時而厭其樂有時而盡則又將飛錫而他逝矣然則其來未嘗來也其去未嘗去也其住非住而無住爲眞住也何以言之身雖在室而萬億恒沙皆在我軒百千衆生皆在我心由吾方寸而散諸萬物何嘗有住着於一榻拘礙於一隅固當以太虛爲家以無何有爲鄕覗所居所處猶蘧廬也八紘之遠猶我户我閾也熙熙然休休然其處之若浮其行之着遊物不得以誘之俗不得以變之然

後道即我我即道道與我相與爲一其入不二法門何難乎請名軒曰無住師又善棋昔惠遠愛馬而常畜之智永草書爲天下所寶一行之棋稱天下無敵乎夫書棋與馬非關於禪性而未免有伎倆之偏然此三人皆上性之人能守大智而其餘技不能益損乎其眞則師之善棋何害於理是亦人所難也故於篇終及之

水鏡堂記

人有稱智敏師之德曰爲人敦方信厚雖方袍髡頂

與吾人異其心與吾人在世者無異深於內典能白
其業又能多讀儒書知仁義彝倫之說聚學者於堂
以教誨不倦爲己任凡人有急皆匍匐往救其有經
過相訪者無不挽留而飲食之篤盡其意然後乃已
若然則雖謂之吾儒亦可也今者自其鄉伻人請堂
名於余余惟子之學問高也精神粹也不賴余言而
裕如也其居文義縣之石巖寺亦佳境也境雖佳而
與雲山深窨有異焉則恐師胸中水鏡有時而蒙暗
故以水鏡名堂而演其說曰物之至清者莫如水也

至明者莫如鏡也夫水性本清而濁者非性鏡性本
明而物莫逃形如或泥雜之塵蔽之而清明亂焉則
其本性安在然雖濁而湜湜之性猶在雖昏而昭昭
之質未虧能靜而不撓磨而不已則其變而復其性
豈有難哉惟善是識虛靈洞徹者如如不動如水之
清清以漉人而沾及無邊如鏡之明明以照物而普
昭羣彙人之飮者滌除煩惱人之見者刮去罪鄣其
利益衆生豈不美哉其次已濁而還清已昏而復明
其用力方便在我敏以求之耳師能體此意而能守

之外物雖攖而吾之心不擾吾之水鏡不渼而吾之清明不亂也然則非徒升堂於釋氏之道亦可與語吾儒之道也

三龜亭記

上舍金世卿氏以其鄉豐山縣三龜亭之狀求記於余謹按豐山爲安東府屬縣〻西五里許有村曰金山村東二十步許有峯曰東呉其高僅六七丈亭旁峯頭東西南皆距海厥勢敞豁眺望無際亭南有大川曰曲江即洛水也有潭曰馬螺潭上絶壁贔屭高

可萬丈江上長林連亘十里餘亭北又有山曰鶴駕
有雙溪出自山間來入于洛其會水處爲屛潭或稱
花川其峯又有石壁千餘丈曰屛壁雙溪北有奇巖
曰鵬巖溪兩傍有栗對千餘株層翠紛敷亭下有稻
塍麥壠春則綠髮丰茸秋則黃雲䆉稏眞奇勝之地
也花山爲金氏本貫金爲朝中巨閥而其外祖權相
國齊平公有盛名於朝權氏即其女也年八十有八
其子永銓永鐫永銖等皆爲近邑守令極其奉養又
搆此亭以爲晨夕遊憩之所亭基有三石形如伏龜

故以三龜名之每當良辰吉日扶輿升亭萊衣彩服
輝暎前後蒲亭蘭玉森森列侍萱闈含飴而悅豫其
為樂可勝旣哉大抵世人有其居不得其勝有其勝
不得其樂而今則地得其勝人得其賢親又得其壽
衆善俱備豈非積善餘慶之所致夫生之壽者莫如
龜物之固者莫如石人子之欲親之壽如龜之永如
石之固人人之所願自玆以後至于曾玄自曾玄至
于仍雲之遠使各奉其親如今之所為世世而勿替
則鄉為壽鄉人為壽民而當留美於青史矣若余者

雖有蒸粹徽匾而縛於名韁無由退老而且靈根已
雕具爾多喪雖有五鼎之榮而欲爲子路之負米終
不可得則尤羡夫金氏之諸賢能奉其親而娛樂之
也

鎭南樓記

湖南五十餘州惟全爲鉅府百濟甄氏之舊都而我
聖朝璿源所肇之墟襟喉南服萬家闤闠人物駢闐
人之南轅往來者必出此路璽節蜂午書檄交馳撫
御之勞功倍他邑故朝廷重其任而難其人夫從民

之政猶工之攻木得於心而應於手則自得巧而成器不難不善斵之者血指汗顔而終不得有成也李公堪以輿望來尹是府體正心淸方嚴簡邈以父母之道理民以君臣之義馭吏旬月之間治化大行事之委靡者辦集吏之姦猾者良善瘡痍擧皆蘇息呻吟化爲謳歌而一境之人皆安堵而無虞矣客館之後有樓隱映於林木間歲月既久風雨侵蝕棟宇欹傾將至廢墜監司鄭公叔墀與公登樓徙倚慨然有改搆之志不煩民而役力足不費財而餼食裕於是

楹桷之摧墊者易之丹堊之陁剥者鮮之因其舊制
增加賁飾剔其菑翳使之踈暢老栢倚庭而偃蹇巨
竹環堦而挺立月出有篩金之色風来有靈籟之響
層翠紛敷擔楹飛舞庭除顯敞陰陰沉沉望之益巖
衆賓之集樽俎揖讓之際恢恢乎有餘地然後知公
之用力甚悉而自與大府爲宜也今有言者曰任字
牧者必先懲姦慝而輯黎庶樓之建不建實無關於
政治是不知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子產治鄭使都鄙
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溝洫廬井有伍又能脩客館因

垣墉而高閈閎故賓至如歸而鄭遂大治今公之涖
府吏怵而民懷法立而敝袪既立其大者而又於毫
毛小事無不備舉樓臺館廨以次繕修其所以尊使
命而庇徒旅者無所不至然則政之大者孰逾於此
而其治即子產之治也噫此邑得樓而益壯此樓因
公而益固而全之美名將流遠於後後之頌君遺愛
立爲生祠者其不在玆乎今之守令務營己私不爲
公家之利任僻陋而不修公廨者非徒公之罪人抑
亦子產之罪人也通判丁侯三山勤謹有聲稱副公

而贊成善治全民之福其可旣耶是亦不可不書也

濟南樓記

吾友李公伯勝尹金之三年亢鎭南濟南二樓記於余余是不到其地目不見其景而佚謂余記之余爲公記之心與眼相矛盾不幾於捕風捉月之無其驗乎昔韓昌黎不見滕王閣而作其記徒叙歲月而先景則不之及焉今余之作其類是歟謹按年來之書而爲之說曰樓在州城南門外不知何時所搆牧老曾留詠而洪公汝方重修焉年代緜邈委靡而莫之

舉者已久安公琛按節南陲覩斯樓而有修復之志
戊期奄至終不得遂今公之來承安公付屬之勤請
于監司鳩財募匠一新其制而增餙之又築墻垣繚
繞屬于城門然後州之形勢壯而樓之景槩尤勝大
川出自上谷沄沄經于樓下其西北疊石爲堰以防
水之決齧其外羣山環列如拱如揖萬景臺倒影於
鏡面棋鱗峯聳翠於東隅田疇繡錯閭閻櫛比晨昏
烟火掩靄於樹林之間茫茫大野眼界空闊登之者
心廣神怡而其興無窮矣大抵遊之適有二奧如也

曠如也若夫邀會衆賓獻酬交錯秉燭娛夜禮以將事此則宜於鎭南樓之奧也至於憑欄縱體俯仰天壤陶寫性靈導宣湮鬱此則宜於濟南樓之曠也州之人物殷富禮文繁縟訴牒倥偬左指右揮無暇應接一朝登斯樓也則人之雜遝者無限物之森布者無窮有觸于目無不動乎其心千夫畚鍤辛勤農事者租稅先入公家十畝桑柘劬勞蠶績者絲帛先歸閭右漁者釣而不能自食牧者秣而不能自騎負者戴者傴僂而往來者無非謀於衣食飢者思欲哺之

寒者思欲衣之困苦者思欲休息之視民之不寧如疾痛之在乃身以此措之於治則其濟南民之心豈襲黃之治無以異其有補於政教夫豈少哉

監察廳壁書記

國之有臺府猶人之有耳目耳司聽而目司明然吾之聰不能察微吾之明不能燭遠則當取人之聰明以爲聰明是故元首雖尊必資乎耳目而耳目之官所以翊元首而勉輔者也今憲府長官凡六人大司憲即古之御史大夫之職執義即古中丞之職掌令

持平即古治書侍御史之職諫正君過而獻替之糾覈百僚而進退之其任大矣其下監察二十四員即古監察御史裏行之職爲府屬官各掌其務如朝覲赴京朝廷禮會帑庫出納祠祭科試等事無不往叅擿發奸蠹繩糾非違風聲所到人皆縮惡而知畏其所以防僭濫而窒其源者至矣其或有姦而不能擿有違而不能糾旅進旅退含糊泄泄備員而苟祿則其隳廢職事孰大於是銓曹亦必選有門地物望者而注之如非其人臺中駁而去之故人皆重惜名器

咸遵禮教不敢有泛駕之志僚友之中親愛箴警不
啻弟兄非他碌碌庶官之比也壬戌月日宋君誠柳
吾房偶會朴君晉卿之第持平柳君應龍適過焉房
之言曰驄馬契軸尚矣然與其各分其軸藏之私篋
曷若造大軸掛諸本房以為永世觀覽持平曰諸即
貽造軸之資若干內外房議定使梁君泂主其事諸
先生聞之爭相樂助軸既成會尹君承柳之第而落
之俾求記文於俔俔以蕪拙辭不獲乃曰監察名為
臺官而無聽訟彈人之任分往羣司雖煩簿書還來

本府寂然無事實淸要之地也今也朝廷淸明方隅
寧謐　聖上恭己端冕廣闢四門聰無不聞明無不
照庶官百執事皆得其人而無廢擧爲耳目之官者
無所裨乎聰明而反得以無事諸君當太平之時作
太平之會團欒盃酒之間風流氣槩傾乎一世相與
欲圖不朽摸寫繪形兼錄姓名以掛于壁使後之覽
斯書者仰長官廳之深嚴則知霜威之不可犯覩本
房之勝集則樂其舊俗遺風歆艶歎慕之者彌遠而
不替矣豈偶然哉若倪者濫承遭遇再長憲府未得

叅名於本考其所最孰大於此

清風樓記

環京都三十七邑惟廣爲雄藩山川奇秀境壤遼敻居民稠擲人物殷富英雄將相其出無窮又當歧路四達之衝使節旁午輪蹄交鶩其儲峙供億視他邑十倍且密邇於京治之善否朝夕必聞若非文武才畧清廉肅下明惠公直者不能有所爲故能副此職者實難其人龔黃之治罕有聞也令李侯鈞治隨州六載政居第一以最遷來幾又出牧於廣治廣一依

治隨其爲政如工之攻木得於手應於心盤根錯節
大理小脉莫不迎刃而解姦胥黠吏畏如神明不敢
有欺之之心由是號令下閭而德澤深入於民汙萊
化爲膏沃懸鶉化爲紈袴閭里晏然無一物不獲其
所者矣一日顧謂左右曰此州客館創於麗時經歷
歲月之久棟宇傾欹而莫支丹雘隊剝而莫章余心
歉然不寧者久矣盍新規制以圖不朽通判延君井
潔貸而成之不勞鼛鼓之召人爭趨役於是大搆東
樓其餘軒宇以此修整凡二十有餘間權輿於二月

至六月竣事大廳輪奐鮮明使人儼然望之不敢褻
禮翫敬上下廊廡穆然清邃閒房密室各隨其宜樓
在弘庭羣樹之間登斯樓則清風滿襟飄然有列禦
寇馭風之意故因舊額而名之曰清風盖人之當此
清者足以袪炎燠而宣湮鬱民之飲此風者足以解
其愠而阜其財樓之取名深有意也且州之學校頹
廢無泡舍馬廐又無垣防去歲已增修而完葺之矣
今又舉此大事役不重斂不煩無虛美無侈飾不數
月克底厥功百年隳典一朝修舉非雄才大手何以

至此大抵今之任字牧者不留心細務苟延日月專
濟己私惟恐不及視官舍如視逆旅任僻陋而不敢
有所措置誠可笑也公孫僑鄭之賢大夫也以君子
之道四者治其國又能修治客館夫所以美客館者
所以敬賓客也敬王室也當時夫子稱之以至今青
史留爲美談今侯之政一從子產之所爲而其勞心
撫民又出於其右則賜金增秩應不遠矣通判承順
侯志與之共力治人決務綽有佳譽是亦不可不書
也壬戌七月旣望記

仁川府鄕校重修記

李侯承元守仁之三載邑無弊政政皆得宜黎庶敉寧治化大洽乃詢治化之本專在於學校常時祀事必先謹䖍顧其館宇營建歲久多至摧仆於是葺而新之監司盧相國公弼佐助其費修擧廢墜南廊四間西齋四間正廚四間皆得締搆儒生父老欣懽感歎思欲揚侯之德以記顚末余惟夫子之道大矣極天地亘古今而長存大而朝廷上下君臣之分小而閭巷彛倫孝友之性無一不得其所而安於衽席之

上者伊誰之力也聞有顓愚之民不深灼是理多惑
於異端之說浮屠琳宇爭崇奉而責歸之至於列郡
學舍鞠爲茂草而不知恤其來已久今我　殿下以
堯舜之明撫唐虞之治斥去邪術尊崇正道數年之
間人皆去釋氏而從夫子之教中外晏然四方妥帖
文質彬彬郁郁之盛夐古無比而仁之人又得賢侯留心
於學先立根本譚禮樂而陶民敦教化而阜俗而蜀
之文翁不得專美於前矣齊大國也太公之所親理
也而其洽化不能有於魯國者以齊以重魚塩而輕

禮義之所致也今仁雖去京甚邇而僻在一隅西枕滄海人所利者煮鹽所欲者網魚罟有橫經抱牘者令則人人談詩書户〻知禮讓以彈丸區地為三十七邑之稱首則齊變至魯〻變至道將不在於茲歟然則今之仁民非昔之仁民也今之太守非昔之太守也太守視民如子民視太守如父母他日攀車截鐙者非侯而誰為立生祠者非侯而誰當於古之人求矣

平丘驛記

國之有館舍古也先王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待朝聘王人禮無闕而防無虞此商旅所以願出於其途也自先王之教之不行國家辭命之日繁輪蹄交轃於途路而郵驛獨先受其苦嘗讀孫樵褒城驛記褒城控二節度治所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朝去暮來寧有顧惜心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破室廬麋毀器用無不至官小者雖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驛曹八九輩雖

以供億之隱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缺其言

正中令之病余意以爲非獨過客之罪任其職者類

非人也乘肥馹務厨養苟延歲月侵暴下人憑營己

私視其棟宇如秦視越瘠曾不易一榱一桶無毫絲

補於公家者皆是也今之平丘驛與古之褒城無異

在京之東三十里許東向原州北接春川皆連嶺東

西之境又北連楊州南底廣州當六路要衝之途使

華往來者多宿于此室不能容人不堪苦支傾柱危

將有摧仆之患辛酉二月尹侯遺爲察訪涖官之日

周而視之慨然歎曰此豈非任官者責歟豈可坐視
其廢而恝然不留意歟其年三月肇營備財陶瓦設
而搆之越明年壬戌春竣工於是館舍房櫳以至廊
廡廐庫之處咸得其宜内外有嚴上下有容客至始
忘歸矣噫侯之所掌者馬政也既修馬政又興鉅役
需財於節用聚民於召募曾不侵迫督促而皆樂趨
事不敢告勞其悅以使民可知矣推此而以莅大邑
俾處劇任則其游刃盤錯不勞餘力侯之所進其可
量歟侯茂松世族庵村先生之子業儒博學府交皆

一時名卿俊士云

梁文驛記

傍京都有三大路曰良才道南向嶺湖南曰迎曙道西向平安黃海達于帝京曰平丘道掌東北路出東門三十里許有綠楊驛又三十里許有安奇驛又三十里許有梁文驛連豊田諸驛以達于東北分實北方之大途也雖爲永平縣屬驛而相距十里餘又前值大川暑雨水漲沍寒凝冰人不得渡多留連憩息于此非徒商旅愁悴抑有使華稽滯之時顧館宇傾

下塹隘而少有入宿之者厨饌不敷馹騎不備無以稱過客之心加以女真往来蜂午稍不稱意又詬怒侵辱舉驛繹騷鳥鼠四竄而不敢出由是驛非其驛而人不堪其苦矣辛亥春以茂松尹侯爲察訪下車之日先點馬籍次視館舍進郵吏而語之曰汝輩自祖先以來居此地久爲郵役雖困於奔走食土毛蠲雜徭養妻孥以庇衣食皆君恵也而不知任可乎所當先者馹馬也而籍存而無馬所當修者館舍也而館頹而不振汝不得辭其罪矣皆曰唯於是馬之瘠

者養之羸者易之亡者補之又且撏材於山陶瓦於
郊縮食節用廣鳩人力衆手偕作爭務經營先立六
廳以連東西軒其下各有長廊又建樓庫槩至馬櫪
厨舍皆改而搆之不用茅而被之以瓦閱一歲而竣
功已孱人有寓宿之者悉皆安頓數十年癈闕之事
一朝煥然皆新若非侯用心之勤奉上之忠何至於
此其視州邑之宰欲娛過客虛搆樓觀於山水間者
其事不侔矣他日受上賞增職秩非侯而誰若然則
懸名於壁垂耀無窮使後人咸指而羨之非幸也宜

也

虛白堂文集卷之五